



荆楚文化丛书（胜迹系列）

丛书主编 / 丁凤英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 组编

荆楚名水

Jingchu Mingshui

王峰 吴艳荣 / 编著



荆楚名水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荆楚文化丛书
(胜迹系列)

丛书主编 / 丁凤英
本系列主编 / 徐士杰

荆楚名水

Jingchu Mingshui

◎ 王 峰 吴艳荣 / 编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名水/王峰、吴艳荣编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8

(荆楚文化丛书/丁凤英主编. 胜迹系列)

ISBN 978-7-5430-6983-1

I. ①荆… II. ①王…②吴… III. ①水(地理)—介绍—湖北省

IV. ①K9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8007 号

编 著:王 峰 吴艳荣

责任编辑:李艳芬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325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3.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尹汉宁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拥有重要位置。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具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方面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名人、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数不胜数,悠远厚重的历史底蕴为湖北文化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关键是要将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力量、转化为文化产品、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系统研究荆楚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认同中提升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中增强文化自觉,为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软实力和 cultural 生产力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荆楚文化丛书》由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省内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编撰而成。丛书分胜迹、史传、学术、艺文四个系列,每个系列由十卷组成,凡四十卷,约一千二百万字,首次对荆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堪称湖北历史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鸿篇巨著。期望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文化工作者,通过阅读和学习《荆楚文化丛书》,从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加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奋力投身建设文化强省的伟大实践!

是为序。

(作者为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前 言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境内水系发达,水域广阔,河流纵横,湖泊棋布,有“千湖之省”的美誉,也有“洪水走廊”的戏称。

水,是自然的元素、生命的根源。《管子·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

水孕育了人类文明。在探索文明的源流时,谁也不能无视河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人类文明之初,往往是决定性的、无可替代的。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长江、黄河,都孕育过伟大的文明,都是今天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文明因河流孕育,受河流滋养,随河流流淌,与河流共存。

自古以来,人们对水的亲近与敬畏之情,衍生了内涵丰富的水文化。无论是一条大河,一渊深潭,还是飞流直下的瀑布,蜿蜒叮咚的溪流,都会让看到它的人们心有所感,都会在人们心中激起生命感应的波澜。千百年来,人们在态势各样的水边驻足流连,水的通透、灵动、恬静或湍急,无不撩拨着人们丰富的情感与精神。

水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古人往往以水的恒动不息,来暗喻人生的精神追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意即智者乐于治世,如流水一样不知穷尽,仁者喜欢象山一样安固而万物滋生。生生不息的流水正是孔子积极追求人生理想的写照。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又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的宽厚能容,以柔克刚也是人们的一种精神向往。

水能触动自我激励。在奔涌向前、一泻千里的大河、大川面前,人们往往会油然而生珍爱时光、珍爱生命,不能枉费时日、虚度此生的自我激励的心态。如孔子站在大河岸边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高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苏轼吟诵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近代散文家朱自清叹息：“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如此种种都充满着对流水般飞逝而去的时光的不舍之情。

水能带给人心灵慰藉。明净的水可以洗去尘世俗物对于人们心灵的污染，让人的心境保持一种清明透彻的状态。自古以来为俗世所累的人们总想着从“樊笼”中脱身而出，超越人世的功利，回到大自然的怀抱，纵情于山水。正如唐代诗人司空曙《江村即事》所写：“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水是人们思乡之情、离别之情的载体。俗话说：“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从古至今，水与乡情、水与故乡都是自然地交融在一起，充满柔情的水承载着人们浓浓的乡愁。东晋的文学家张翰，在异地做官，思恋家乡吴江，特赋诗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最后竟弃官回乡，为后人留下了“莼鲈之思”这样一个水与故乡的著名典故。水是河，是江，也就是行船的航道，是送别的地方。自古以来，水与离情与友情也是紧紧相依。

湖北水资源丰富，名水不胜枚举。世界第三大河——长江穿省而过，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从秦岭走来，八百里清江美如画廊。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全省现有万亩以上的湖泊 843 个，古云梦泽的残留湖——洪湖面积 344.4 平方公里，居全国天然淡水湖泊第 7 位。东湖为全国最大的城中湖，水域面积 33.2 平方公里，相当于 6 个杭州西湖。湖北依水而兴的名城有武汉、宜昌、襄阳、十堰、荆州、荆门、黄石、黄冈、咸宁、孝感、随州、恩施等市州，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水文化传承。这些城市在发展中，充分利用水资源优势，建立了优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周围环境，其亲水、乐水、用水，依水而生、伴水而兴的理念，令世人瞩目。近年来，湖北致力于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三峡源区、东湖流域和武汉东湖为主的荆楚水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举措，更彰显了湖北人民发展水文化的魄力和智慧。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相信荆楚名水在带给你视觉惊艳的同时，它向你叙说的一个又一个或真实或虚幻的人间故事，会更让你回味无穷。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江	1
一、长 江	1
二、汉 江	45
三、清 江	75
第二章 河	120
一、后 河	120
二、漳 河	126
三、徐家河	133
四、道观河	136
五、索子长河	142
第三章 湖	150
一、东 湖	150
二、洪 湖	158
三、梁子湖	166
四、木兰湖	171
五、汤逊湖	177
六、陆水湖	182
七、涨渡湖	188

荆楚名水

八、莫愁湖	195
九、太白湖	201
十、滄水湖	206
第四章 泉	213
一、汤池温泉	213
二、咸宁温泉	218
第五章 瀑布	223
一、白果树瀑布	223
二、香水河瀑布	225
三、三潭瀑布	226
四、大崖头瀑布	227
五、云崖瀑布	228
第六章 溪	230
一、香溪	230
二、柴埠溪	237
三、神农溪	243
四、鸳鸯溪	250
参考书目	255

第一章 江

一、长 江

(一) 长江之歌

“我们赞美长江，你是无穷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母亲的情怀……”这是新时代里我们对长江的深情礼赞。从古至今，壮美的长江激起无数人的满腔情怀，优美的《长江之歌》在全国各地不断地唱响。长江从湖北穿境而过，在这片流淌着长江乳汁的热土上，同样久久传唱着动人的长江之歌，从李白江上放歌，到苏轼赤壁咏怀，再到高亢激昂、搏击长江的现代渡江之歌……伟大的长江将历史的珠玉串起，一路欢歌奔流，迈向未来……

李白江上放歌

李白一生遍游祖国的大好河山，四处放歌。其中，李白在湖北放歌长江的诗篇，影响深远，广为后人传唱。

开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出三峡到荆门，从此开始了在神州大地仗剑走天涯的漫游生活，直到病逝当涂。38年间，李白踏遍大江南北，相比之下，他在湖北居游的时间最长。李白初出三峡到宜都荆门，第一次见到荆楚大地的秀美河山，情不自禁，挥毫写下了：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荆楚名水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时候的青年诗人，兴致勃勃，坐在船上沿途纵情观赏巫山两岸高耸云霄的峻岭，一路看来，眼前景色逐渐变化，船过荆门一带，已是平原旷野，视野顿然开阔，别是一番景色。“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山逐渐消失了，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低平的原野。它好比用电影镜头摄下的一组活动画面，给人以流动感与空间感，将静止的山岭摹状出活动的趋向来。“江入大荒流”，写出江水奔腾直泻的气势，从荆门往远处望去，仿佛流入荒漠辽远的原野，显得天空寥廓，境界高远。一个“入”字，力透纸背，用语贴切。景中蕴藏着诗人喜悦开朗的心情和青春的蓬勃朝气。写完山势与流水，诗人又仰望天空，“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只见万里长空，一轮明月犹如天上飞下的明镜，皎洁澄澈，普照大地；空中云彩兴起，变幻无穷，结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奇景。这正是从荆门一带广阔平原的高空中和平静的江面上所观赏到的奇妙美景。诗人又俯视载舟而行的滔滔江水，不禁起了思乡之情：“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眼前的江水是从故乡蜀地奔流而来，好像一直依依不舍地在为诗人送别。诗人浓重的思乡之情与惜别之情以江水为载体，言有尽而意无穷。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游览了不少地方。在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特地去拜访他。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诗，大加称赞，两人很快成了挚友。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并留他住了10多天。

公元730年阳春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今武汉市武昌)相会。这天，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愉快地重逢，各诉思念之情。几天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船开走了，李白伫立江岸，望着那孤帆渐渐远去，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便挥就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首句点明送别之地是黄鹤楼，次句点明送别的时间是花开似锦的暮春三月，也暗示了这烟花美景将伴随友人一路直到扬州。所谓“扬一益二”（即唐代最繁华的地区，是扬州第一，益州第二），扬州当时是繁华之都，这时节肯定也是花团锦簇，春光烂漫。

楼头话别之后，孟浩然就登舟启程了。只见孤舟扬帆，破浪前进。行人渐远，而送行的人依然伫立江边。孤帆渐渐地消失于白云碧水之间了，这时只有一江汹涌的波浪，奔向碧空尽处，仿佛是要追赶行人。李白很巧妙地表达了这种送别后的感情，像用电影的特写镜头照住帆影，逐渐前移。到水天交接处，帆影没有了，于是长江浩浩荡荡流向天外。这时候，读者和送行者会一样把感情寄托在流水之中，而整个画幅的苍茫空阔的感觉，自然又要袭上心头。后两句传情达意，诗人将离别之情寄托在碧空与江水之间，言虽尽而意未尽，令人回味无穷。

《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这是李白乾元元年（758）流放夜郎经过武昌时游黄鹤楼所作。本诗写游黄鹤楼听笛，抒发了诗人的迁谪之感。西汉的贾谊，因针砭时政，受到权臣的谗毁，贬官长沙。而李白也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被加之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一为迁客去长沙”，就是诗人用贾谊的不幸来比喻自身的遭遇，流露出了无辜受害的愤懑，也含有自我辩白之意。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没使诗人忘怀国事。在流放途中，他不禁“西望长安”，这里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国运的关切和对朝廷的眷恋。然而，长安万里迢迢，对迁谪之人是多么遥远，多么隔膜啊！望而不见，不免感到惆怅。听到黄鹤楼上吹奏《梅花落》的笛声，感到格外凄凉，仿佛五月的江城落满了梅花。“江城五月落梅花”赋予了武汉一个别名“江城”。

诗人巧借笛声来渲染愁情。王琦注引郭茂倩《乐府诗集》此调题解云：“《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江城五月，正当初夏，当然是没有梅花的，但由于《梅花落》笛曲吹得非常动听，便仿佛看到了梅花满天飘落的景象。梅花是寒冬开放的，景象虽美，却不免给人以凛然生寒的感觉，这正是诗人冷落心情的写照。诗人由笛声想到梅花，由听觉诉诸视觉，通感交织，描绘出与冷落的心境相吻合的苍凉景色，从而有力地烘托了诗人的悲愁情绪，所以《唐诗直解》评此诗“无限羁情笛里吹

来”。清代的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唐诗别裁》卷二十）这首七言绝句，正是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见长，使人从“吹玉笛”、“落梅花”这些眼前景、口头语，听到了诗人的弦外之音。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春天，李白因永王璘案，流放夜郎，取道四川赴贬地。行至白帝城，忽闻赦书，惊喜交加，旋即放舟东下江陵，激情中赋诗《朝发白帝城》，诗题一作“下江陵”。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诗抒写了当时喜悦畅快的心情。这首有名的七绝，不无夸张和奇想，写得流丽飘逸，惊世骇俗，美轮美奂，但又不假雕琢，随心所欲，自然天成。一般读者不必知道作者写诗时的心境，只单纯地体会诗中所传达出来的三峡顺水行舟的快感就会觉得很美了。其实诗人是把遇赦回江陵时愉快的心情和江山之壮丽多姿、顺水行舟之流畅轻快融为一体来表达的。明白了这些情境内涵，美感就更为丰富。前人对此诗好评如潮，如《唐宋诗醇》卷七：“顺风扬帆，瞬息千里，但道得眼前景色，便疑笔墨间亦有神助。三四设色托起，殊觉自在中流。”

《江上吟》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
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诗题一作“江上游”，大约是李白三四十岁客游江夏时所作。诗人因有感于“仕途迫隘”的现实而吟出这首诗。读着《江上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楚辞》的《远游》：“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这首诗以江上的遨游起兴，表现了诗人对庸俗、局促的现实的蔑弃，和对自

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开头四句，虽是江上之游的即景，但并非如实的记叙，而是经过夸饰的、理想化的具体描写，展现出华丽的色彩，有一种超世绝尘的气氛。“木兰之楫沙棠舟”，是珍贵而神奇的木料制成的；“玉箫金管坐两头”，乐器的精美可以想象吹奏的不同凡响；“美酒尊中置千斛”，足见酒量之丰，酒兴之豪；“载妓随波任去留”，极写游乐的酣畅恣肆。总之，这江上之舟是足以尽诗酒之兴，极声色之娱的，是一个超越了纷浊现实的自由而美好的世界。

中间四句两联，两两对比。“仙人”一联承上，对江上泛舟行乐，加以肯定赞扬；“屈平”一联启下，揭示出理想生活的历史意义。“仙人有待乘黄鹤”，即使修成神仙，仍然还有所待，黄鹤不来，也上不了天；而我之泛舟江上，“海客无心随白鸥”，乃已忘却机巧之心，物我为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岂不是比那眼巴巴望着黄鹤的神仙还要神仙吗？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的功名富贵，荣辱穷通，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俯仰宇宙，纵观古今，便得出了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庸夫俗子相反的认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泛舟江汉之间，想到屈原与楚王，原是很自然的，而这一联的精辟，乃在于把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的典型，鲜明地对立起来。屈原尽忠爱国，反被放逐，终于自沉汨罗，但他的词赋，可与日月争光，永垂不朽；楚王荒淫无道，穷奢极欲，卒招亡国之祸，当年奴役人民建造的宫观台榭，早已荡然无存，只见满目荒凉的山丘。

结尾四句，紧接“屈平”一联尽情发挥。“兴酣”二句承屈平辞赋说，同时也回应开头的江上泛舟，极其豪壮，活画出诗人自己兴会飏举，摇笔赋诗时藐视一切，傲岸不羁的神态。“摇五岳”，是笔力的雄健无敌；“凌沧洲”是胸襟的高旷不群。最末“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不正面说功名富贵不会长在，而是从反面说，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来一个假设，便加强了否定的力量，显出不可抗拒的气势，并带着尖锐的嘲弄的意味。

《鸚鵡洲》

鸚鵡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鸚鵡名。
鸚鵡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荆楚名水

这首诗是上元元年(760年)春天李白在江夏所作。诗人借描写鹦鹉洲的艳丽春景,反衬自己饱经颠沛流离之苦的孤寂心情。

鹦鹉洲原在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戛金玉,句句欲飞鸣”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不少名人,“藏船鹦鹉之洲”,纵观大江景色,留下了很多诗篇,唐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李白“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孟浩然“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更是传颂一时的佳句。但此洲在明末逐渐沉没。

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新淤的一洲,曾用名“补课洲”,嘉庆间(1796—1820年)将补课洲改名鹦鹉洲,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重修了祢衡墓。墓为石建,方形,额题“汉处士祢衡墓”,甚为古朴别致。另外,李白还有一首《望鹦鹉洲悲祢衡》:“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鸩鸢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东坡赤壁抒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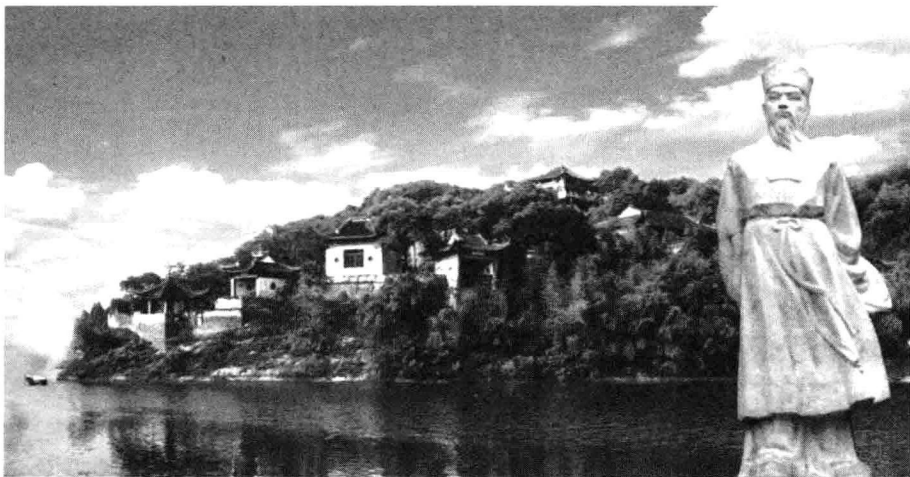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长江朝东流去,千百年来,所有才华横溢的英雄豪杰,都被(历史)长江滚滚的波浪冲洗掉了。那西边的旧营垒,人们说:那是三国时周郎大破曹兵的赤壁。陡峭不平的石壁插入天空,惊人的巨浪拍打着江岸,卷起千堆雪似的层层浪花。祖国的江山啊,那一时期该有多少英雄豪杰!

遥想当年周公瑾,小乔刚刚嫁了过来,周公瑾姿态雄峻。手里拿着羽毛扇,头上戴着青丝帛的头巾,谈笑之间,曹操的无数战船在浓烟烈火中烧成灰烬。神游于故国(三国)战场,该笑我太多愁伤感了,以致过早地生出白发。人的一生成

像做了一场大梦，还是把一杯酒献给江上的明月，和我同饮共醉吧！



东坡赤壁

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苏轼谪居黄州时作。上片咏赤壁，下片怀周瑜，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结。起笔高唱入云，气势足与“黄河之水天上来”相侔，而且词境壮阔，在空间上与时间上都得到极度拓展。江山、历史、人物一齐涌出，以万古心胸引出怀古思绪。接着借“人道是”疑似之言，把江边故垒和周郎赤壁挂上了钩。“乱石崩云”三句正面写赤壁景色，惊心动魄。词中把眼前的乱山大江写得雄奇险峻，渲染出古战场的气氛和声势。对于周瑜，苏轼特别激赏他少年功名，英气勃勃。“小乔初嫁”看似闲笔，而且小乔初嫁周瑜在建安三年，远在赤壁之战前十年。特意插入这一句，更显得周瑜少年英俊，春风得意。词也因此豪放而不失风情，刚中有柔，与篇首“风流人物”相应。“羽扇纶巾”三句写周瑜的武功，也很特别。周瑜身为主将却并非兵戎相见，而是羽扇便服，谈笑风生。写战争一点不渲染铁马金戈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写法更能突出他的风采和才能。苏轼这一年四十七岁了，不但功业未成，反而待罪黄州，同三十左右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不禁深自感愧。壮丽江山，英雄业绩，激起苏轼豪迈奋发的感情，也加深了他的内心苦闷和思想矛盾。故从怀古归到伤己，自叹“人生如梦”，举杯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一醉销愁了。这首怀古词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但篇末的感伤色彩掩盖不了全词的豪迈气派。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前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贬谪黄州期间。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

1082年壬戌，苏轼作《前赤壁赋》。他在黄州作的诗中，曾经痛苦地描写过

此时的忧郁苦闷的心情。“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无端受屈、含冤入狱的苏轼，在“乌台诗案”结案后不久，就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所幸的是黄州地方官吏钦慕他的为人与俊才，非但不加管束，还常常任他在管区内纵情游山观水，而情豪兴逸的苏东坡则每游一地必有诗文纪盛，《前赤壁赋》与《后赤壁赋》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不朽名篇。

前人的游记散文，大多以记游写景或于记游中借景抒情为主，而东坡的不少散文，却开创了一种新的写法。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并不着意写景，而是以阐明哲理，发表议论为主。借题发挥，借景立论的独特风貌贯串于字里行间。《前赤壁赋》就是这种新型游记的一篇代表作。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也就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初秋，他与朋友驾一叶小舟，来到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赏月游玩，明月一轮映于波平浪静的江面，送爽的清风徐徐吹来，茫茫白露布满大江，水光山色与中天夜月相辉映，主客对酌于舟中，酒酣耳热后和着凄怆的洞箫声扣舷而歌，然后又从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中引出客人思古之幽伤和对人生如寄的慨叹，文章也就此由情入理，由感情的抒发到哲理的阐释，进而以苏子的对答把全文的主旨表露出来，“变”与“不变”的理论和“物各有主”的观点好似一剂灵丹妙药，使客人终于“喜而笑”。

《前赤壁赋》通篇以景来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和“水”辅之，全文紧扣风、月来展开描写与议论。以风、月之景开卷，又于文中反复再现风、月形象。歌中的“击空明兮溯流光”则是由景入论的转折。客的伤感起于曹操的“月明星稀”，终于“抱明月而长终”、“托遗响于悲风”的悲哀，仍然不离“风”、“月”二字。苏子的对答，亦从清风、明月入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俨然一体，精湛缜密，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起伏变化。起始时写景，是作者旷达、乐观情状的外观；“扣舷而歌之”则是因“空明”、“流光”之景而生，由“乐甚”向“愀然”的过渡；客人寄悲哀于风月，情绪转入低沉消极；最后仍是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对万物变异、人生哲理的议论，从而消释了心中的感伤。景物的反复穿插，在表现人物悲与喜的消长的同时再现了作者矛盾心理的变化过程，最终达到了全文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